

续玄怪录

李复言 著

中国古典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续玄怪录

[唐] 李复言 著

目 录

卷一	(1)
杨敬真 辛公平上仙 凉国武公李愬 薛中丞存诚 麒麟客	
卷二	(12)
卢仆射从史 李岳州 张质 韦令公皋 郑虢州驹夫人 薛伟	
卷三	(23)
苏州客 张庾 窦玉妻 房杜二相国 钱方义	
卷四	(33)
张逢 定婚店 叶令女 驴言 木工蔡荣 梁革 李卫公靖行雨	

续玄怪录卷一

杨 敬 真

杨敬真，虢州阌乡县长寿乡天仙村田家女也，年十八，适同村王清。其夫贫，力田；杨氏奉箕帚，供农妇之职甚谨。夫族目之曰勤力新妇。性沉静，不好戏笑。有暇，必洒扫静室，闭门闲居；虽邻妇狎之，终不相往来。生三男一女。

年二十四岁。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夜，告其夫曰：“妾神识颇不安，恶闻人语，当于静室宁之。请君与儿女暂居异室。”其夫以田作困，又保无他，因以许之，不问其故。杨氏遂沐浴着新衣，洒扫其室，焚香闭户而坐。及明，讶其起迟，开门视之，衣服委于床上，若蝉蛻然，身已去矣。但觉异香满屋。其夫惊，以告其父母。共叹之次，邻人来曰：“昨夜夜半，有天乐从西而来，似若云中，下于君家，奏乐久之，稍稍上去。阖村皆听之，君家闻否？”而异香酷烈，遍数十里。村吏以告县令李邕，遣吏民远近寻逐，皆无踪迹。因令不动其衣，闭其户，以棘

环之，冀其或来也。

至十八日夜五更，村人复闻云中仙乐之声、异香之芳从东来，复下王氏宅，作乐久之而去。王氏亦无闻者。及明来视，其门棘封如故。房中仿佛若有人声。遽走告，县令李邕亲率僧道官吏，共开其门，则新妇者宛在床矣。但觉面目光芒，有非常之色。邕问曰：“向何所去？今何所来？”对曰：“昨十五日夜初，有仙骑来曰：‘夫人当上仙，云鹤即到，宜静室以俟之。’遂求静室。至三更，有仙乐、彩仗、霓旌、绛节，鸾鹤纷纭，五云来降，入于房中。执节者前曰：‘夫人准籍合仙，仙师使者来迎，将会于西岳。’于是彩童二人，捧玉箱来献，箱中有奇服，非绮非罗，制若道人之衣；珍华香洁，不可名状。遂衣之。毕，乐作三阕，青衣引白鹤来，曰：‘宜乘此。’初尚惧其危，试乘之，稳不可言。飞起而五云捧出，彩仗、霓旌，次第前引，至于华山云台峰。峰上有盘石，已有四女先在彼焉。一人云姓马，宋州人；一人姓徐，幽州人；一人姓郭，荆州人；一人姓夏，青州人；皆其夜成仙，同会于此。旁一小仙曰：‘并舍虚幻，得证真仙。今当定名，宜有真字。’于是马曰信真，徐曰湛真，郭曰修真，夏曰守真。其时五云参差，遍覆崖谷，妙乐罗列，间作于前。五人相庆曰：‘同生浊界，并是凡身，一旦翛然，遂与尘隔。今夕何夕，欢会于斯，宜各赋诗，以道其意。’信真诗曰：

几劫澄烦思，今身仅小成。
誓将云外隐，不向世间行。

湛真诗曰：

绰约离尘界，从容上太清。
云衣无绽日，鹤驾没遥程。

修真诗曰：

华岳无三尺，东瀛仅一杯。
入云骑彩凤，歌舞上蓬莱。

守真诗曰：

共作云山侣，俱辞世界尘。
静思前日事，抛却几年身。

敬真亦继诗曰：

人世徒纷扰，其生似薜华。
谁言今夕里，俯首视云霞。

既而雕盘珍果，名不可知。妙乐铿锵，响动崖谷。俄而执节者请曰：‘宜往蓬莱谒大仙伯。’五真曰：‘大仙伯为谁？’曰：‘茅君也。’妓乐鸾鹤，复次第前引，东去，倏忽间已到蓬莱。其宫阙皆金银，花木楼殿，皆非人世之制作。大仙伯居金阙玉堂中，侍卫甚严。见五其喜曰：‘来何晚耶！’饮以玉杯，赐以金简、凤文之衣、玉华之冠，配居蓬莱华院。四人者出。敬真独前曰：‘王清父年高，无人侍养，请回侍其残年。王父去世，然后从命，诚不忍得乐而忘王父也。唯仙伯哀之。’仙伯曰：‘敬真！汝

村一千年方出一仙人，汝当其会。无自坠其道。’因敕四真送至其家，故得还也。”

邨问昔何修习，曰：“村妇何以知，但性本虚静，闲即凝神而坐，不复俗虑得入胸中耳。此性也，非学也。”又问要去可否？曰：“本无道术，何以能去。云鹤来迎，即去；不来，亦无术可召。”于是遂谢绝其夫，服黄冠。邨以状闻州，州闻廉使。时崔尚书从按察陕辅，延之，舍于陕州紫极宫。请王父于别室，人不得升其阶，唯廉使从事及夫人得之，瞻拜者才及阶而已，亦不得升。廉使以闻，上召见，舍于内殿。虔诚访道，而无以对。罢之。今在陕州，终岁不食，时啖果实，或饮酒三两杯，绝无所食，但容色转芳嫩耳。

辛公平上仙

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、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同居泗州下邳县，于元和末偕赴调集，乘雨入洛西榆林店。掌店人甚贫，待宾之具莫不尘秽，独一床似洁，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。主人率皆重车马而轻徒步，辛、成之来也，乃逐步客于他床。客倦起于床而回顾，公平谓主人曰：“客之贤不肖，不在车徒。安知步客非长者，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？”因谓步客曰：“请公不起，仆就此憩矣。”客曰：“不敢。”遂复就寝。

深夜，二人饮酒食肉。私曰：“我钦之之言，彼固德我，今或召之，未恶也。”公平高声曰：“有少酒肉，能相从否？”一召而来，乃绿衣吏也。问其姓名，曰：“王臻。”言辞亮达，辩不可及，二人益狎之。酒阑，公平曰：“人皆曰：‘天生万物，唯我最灵。’儒书亦谓人为生灵。来日所食，便不能知，此安得为灵乎？”臻曰：“步走能知之。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，无非前定。来日必食于礪涧王氏，致饭，蔬而多品；宿于新安赵氏，得肝羹耳。臻以徒步，不可昼随，而夜可会耳。君或不弃，敢附末光。”未明，步客前去。二人及礪涧逆旅，问其姓，曰：“王。”中堂方饌僧，得僧之余悉奉客，故蔬而多品。到新安，店叟召之者十数，意皆不往。试入一家，问其姓，曰：“赵。”将食，果有肝羹。二人相顾方笑，而臻适入，执其手曰：“圣人矣！”礼钦甚笃。宵会晨分，其将来之事，莫不中的。

行次阆乡，臻曰：“二君固明智之士，识臻何为者？”曰：“博文多艺，隐遁之客也。”曰：“非也。固不识，我乃阴吏之迎驾者。”曰：“天子上仙，可单使迎乎？”曰：“是何言欤？甲马五百，将军一人，臻乃军之籍吏耳。”曰：“其徒安在？”曰：“左右前后。今臻何所以奉白者，来日金天置宴，谋少酒肉奉遗。请华阴相待。”黄昏，臻乘马引仆，携羊豕各半、酒数斗来。曰：“此人间之物，幸无疑也。”言讫而去。其酒肉肥浓之极。过于华阴，聚散如

初。宿灞上，臻曰：“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。辛君能一观。”成公曰：“何独弃我？”曰：“神祇尚侮人之衰也，君命稍薄，故不可耳。非敢不均其分也。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，可直造焉。辛君初五更立灞西古槐下。”

及期，辛步往灞西，见旋风卷尘，迤邐而去。到古槐，立未定，忽有风来扑林，转盼间，一旗甲马立于其前。王臻者乘且牵，呼辛速登。既乘，观焉，前后戈甲塞路。臻引辛谒大将军。将军者丈余，貌甚伟，揖公平曰：“闻君有广钦之心，诚推此心于天下，鬼神者且不敢侮，况人乎？”谓臻曰：“君既召来，宜尽主人之分。”遂同行入通化门，及诸街铺，各有吏士迎拜。次天门街，有紫吏若供顿者，曰：“人多，并下不得，请逐近配分。”将军许之。于是分兵五处，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。既入坊，颜氏之先簪裾而来，若迎者，遂入舍。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，肴饌馨香，味穷海陆，其有令公平食之者，有令不食者。臻曰：“阳司授官，皆禀阴命。臻感二君也，检选事，据籍诚当驳放，君仅得一官耳。臻求名加等，吏曹见许矣。”居数日，将军曰：“时限向尽，在于道场。万神护跸，无计奉迎，如何？”臻曰：“牒府请夜宴，宴时腥羶，众神自许即可矣。”遂行牒。牒去，逡巡得报，曰：“已敕备夜宴。”于是部管兵马，戌时齐进入光范及诸门，门吏皆立拜。

宣政殿下，马兵三百，余人步，将军金甲仗钺来，立于所宴殿下，五十人从卒环殿，露兵，若备非常者。殿上歌舞方欢，俳优赞咏，灯烛荧煌，丝竹并作。俄而三更四点，有一人多髯而长，碧衫皂裤，以红为褌；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，结于两肩右腋之间，垂两端于背；冠皮冠，非虎非豹，饰以红麝，其状可畏。忽不知其所来，执金匕首，长尺余，拱于将军之前，延声曰：“时到矣！”将军频眉，揖之，唯而走，自西厢历阶而上，当御座后，跪以献上。既而左右纷纭。上头眩，音乐骤散，扶入西阁，久之未出。将军曰：“升云之期，难违顷刻，上既命驾，何不遂行。”对曰：“上澡身否？然，可即路。”遽闻具浴之声。三更，上御碧玉舆，青衣士六，衣上皆画龙凤，肩舁下殿。将军揖，“介冑之士无拜。”因慰问以：“人间纷拏，万机劳苦，淫声荡耳，妖色惑心，清真之怀，得复存否？”上曰：“心非金石，见之能无少乱？今已舍离，固亦释然。”将军笑之。遂步从环殿，引翼而出。自内阁及诸门吏，莫不呜咽。群辞，或挽血捧舆，不忍去者。过宣政殿，二百骑引，三百骑从，如风如雷，飒然东去，出望仙门。

将军乃敕臻送公平，遂勒马离队，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。臻曰：“此开化王家宅，成君所止也。仙驭已远，不能从容。为臻多谢成君。”牵辔扬鞭，忽不复见。公平扣门一声，有人应者，果成君也。秘不敢泄。更数月，方

有攀髯之泣。来年，公平授扬州江都县簿。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，皆如所言。元和初，李生畴昔宰彭城，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，得以详闻。故书其实以警道途之傲者。

凉国武公李愬

凉武公以殊勋之子，将元和之兵，擒蔡破郢；数年攻战，收城下壁，皆以仁恕为先，未尝枉煞一人。诚信遇物，发于深恳。

长庆元年秋，自魏博节度使、左仆射、平章事诏征还京师。将入洛，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，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，季武为导。以宰相行，呵叱动地。有道士八人，乘马，持绛节幡幢，从南欲上。导骑呵之，对曰：“我迎仙公，安知宰相？”招季武与语，季武骤马而前。持节道士曰：“可记我言，闻于相公。”其言曰：“耸轡排金阙，乘轩上汉槎。浮名何足恋，高举入烟霞。”季武原不识字，记性又少，及随道士言之，再闻已得。道士曰：“已记得，可先白相公。”乃惊觉，汗流被体。喜以为相国由当上仙，况俗官乎！后三日，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，季武为导，因入憩天宫寺，月余而薨。

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，固合于道，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？材行官业著于国史，故不书。

薛中丞存诚

御史中丞薛存诚，元和末，由台丞入给事中。末期，复亚台长。宪阁清严，尘俗罕到，再入之日，浩然有闲旷之思。及厅，吟曰：“卷帘疑客到，入户似僧归。”后数月，阁吏因昼寝未熟，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，持香花幢盖，作梵唱，决第入台。阁吏呵之，曰：“此御史台，是何法事，高声入来？”其一僧自称识达，曰：“识达是中丞弟子，来迎本师。师在台，可入省迎乎？”阁吏曰：“此中丞官，亚台本非僧侣，奈何妖僧敢入台门？”即欲擒之。识达曰：“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，缘误与天下人言，意涉近俗，谪来俗界五十年。年足合归，故来迎耳。非汝辈所知也。”阁吏将驰报，遂惊觉。后数日，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。潜问其年，正五十矣。

麒麟客

麒麟客者，南阳张茂实家佣仆也。茂实家于华山下。大中初偶游洛中，假仆于南市，得一人焉。其名曰王夔，年可四十余，佣作之直月五百。勤于无私，出于深诚，苟有可为，不待指使。茂实器之，易其名曰大历。将倍其直，固辞，其家益怜之。居五年，计酬直尽，一旦辞茂

实曰：“夔本居山，家业不薄，适与厄会，须佣作以禳之，固非无资而卖力者也。今厄尽矣，请从此辞。”茂实不测其言，不敢留，听之。曰：“今暮当去。”迨暮，入白茂实曰：“感君恩宥，深欲奉报，夔家去此甚近，其中景趣亦甚可观，能相逐一游乎？”茂实喜曰：“何幸！然不欲令家中知，潜一游，可乎？”夔曰：“甚易。”于是截竹杖长数尺，其上书符，授茂实曰：“君杖此入室，称腹痛，左右人悉令取药；去后，潜置竹于衾中，抽身出来可也。”茂实从之。夔喜曰：“君真可游吾居者也。”

相与南行一里余，有黄头执青麒麟一，赤文虎二，俟于道左。茂实惊欲回，夔曰：“无苦，但前行。”既到前，夔乘麒麟，茂实与黄头各乘一虎。茂实惧不敢近，夔曰：“相随，请不复畏。且此物，人间之极俊者，但试乘之。”遂凭而上，稳不可言。于是从之上仙掌峰。越壑凌山，举意而过，殊不觉峻险。如到三更，计数百里矣。

下一山，物象鲜媚，松石可爱，楼台宫观，非世间所有。将及门，引者揖曰：“阿郎来。”紫衣吏数百人罗拜道侧。既入，青衣数十人，容色皆殊，衣服鲜华，不可名状，各执乐器引拜。遂入中堂。宴食毕，且命茂实坐。夔入更衣，返坐，衣裳冠冕，仪貌堂堂然，实真仙之风度也。其窗户、阶闼、屏帟、床榻、茵褥之盛，固非人世之所有；歌鸾舞凤及诸声乐，皆所未闻。情意高逸，不复思人寰之事，欢极。主人曰：“此乃仙居，非世

人之所到。君宿缘合一到此，故有逃厄之遇。仙俗路殊，尘静难杂，君宜归修其心，三五劫当复相见。夔比者尘缘将尽，上界有名，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，示以九天之乐。复令下，指生死海波，且曰：‘乐虽难求，苦亦易遣。如为山者，掬土增高，不掬则止，穿则陷。夫升高者，不上难而下易乎？’自是修习，经六七劫，乃证此身。回视委骸，积如山岳；四大海水，半是吾宿世父母妻子别泣之泪。然念念修之，倏已一世。形骸虽远，此不忘修致，其功即亦非远。亦时有心远气清，一言而悟者。勉之！”遗金百镒，为修身之助。复乘麒麟，令黄头执之，夔步送到家。家人方环泣。茂实投金于井中，夔取去竹杖，令茂实潜卧衾中。夔曰：“我当至蓬莱谒大仙伯。明旦，于莲花峰上有彩云东去，我之乘也。”遂揖而去。

茂实忽呻吟，众惊而问之。茂实给之曰：“初腹痛，忽若有人见召，遂奄然耳。不知其多少时也。”家人曰：“取药既回，呼之不应，已七日矣。唯心头尚暖，故未殓也。”明日望之，莲花峰上果有彩云去。遂弃官，游名山。后归，出井中金与眷属，再出游山，终不知所在也。

续玄怪录卷二

卢仆射从史

卢公元和初以左仆射节制泽潞，因镇阳拒命，迹涉不臣，为中官骠骑将军吐突承璀所绐，缚送京师。以反状未明，左迁驩州司马。既而逆迹尽露，赐死于康州。

宝历元年，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，自以海隅郡守，无台阁之亲，一旦造上国，若扁舟泛沧海者。闻端溪县女巫者，知未来之事，维舟召焉。巫到曰：“某能知未来之事，乃见鬼者也。呼之，皆可召。然鬼有二等：有福德之鬼，有贫贱之鬼。福德者精神俊爽，往往自与人言；贫贱者气劣神悴，假某以言事。尽在所遇，非某能知也。”湘曰：“安得福德之鬼而问之？”曰：“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鱼，自称泽潞卢仆射，可拜而请之。”湘乃公服执简，向树而拜。女巫曰：“仆射已答拜。”湘遂揖上阶。空中曰：“从史死于此厅，为弓弦所迫，今尚恶之。使君床上弓，幸除之。”湘遽命去焉。

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榻，湘偶忘其贵，将坐问之。女

巫曰：“使君无礼，仆射官高，何不延坐，乃将吏视之？仆射大怒去也。急随拜谢，或肯却来。”湘匍匐下阶，问其所向，一步一拜，凡数十步。空中曰：“大错！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，奈何对我而自坐？”湘再三辞谢，方肯却回。女巫曰：“仆射却回矣。”于是拱揖而行，及阶，女巫曰：“仆射上矣。”别置榻，而设裯褥以延之。巫曰：“坐矣。”湘乃坐。空中曰：“使君何所问？”对曰：“湘远官归朝，忧疑日极。伏知仆射神通造化，识达未然，伏乞略赐一言，示其荣悴。”空中曰：“大有人接引，到城一月，当刺梧州。”湘又问，终更不言。湘因问曰：“仆射去人寰久矣，何不还生人中，而久处冥冥？”曰：“吁！是何言哉！人世劳苦，万愁缠心，尽如灯蛾，争扑名利；愁胜而发白，神败而形羸；方寸之间，波澜万丈，相妒相贼，猛于豪兽。故佛以世界为火宅，道以人身为大患。吾已免离，下视汤火，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？且夫据其生死，明晦未殊，学仙成败，则无所异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。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，则上天入地，乘云驾鹤，千变万化，无不可也。吾之形所未圆者，三寸耳，飞行自在，出幽入明，亦可也。万乘之君不及吾，况平民乎？”湘曰：“炼形之道，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非使君所宜闻也。”复问梧州之后，终而不言，乃去。

湘到辇下，以奇货求助，助者数人。未一月，拜梧州刺史，皆如其言，竟终于梧州。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

也。

李 岳 州

岳州刺史李公俊，兴元中举进士，连不中第。次年，有故人国子祭酒通春官包佶者，援成之。榜前一日，例以名闻执政。初五更，俊将候祭酒，里门未开，立马门侧。傍有鬻糕者，其气熇熇。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，小囊毡帽，坐于其侧，欲糕之色盈面。俊顾曰：“此甚贱，何不以钱易之？”客曰：“囊中无钱耳。”俊曰：“俊有钱，愿献一饱，多少唯意。”客甚喜，啖数片。

俄而，里门开，众竞出。客独附俊马曰：“少故，愿请少间。”俊下路听之。曰：“某乃冥吏之送进士名者，君非其徒耶？”俊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送堂之榜在此，可自寻之。”因出视。俊无名，垂泣曰：“苦心笔砚，二十余年，偕计而历试者亦十年；心破魂断，以望斯举，今复无名，岂不终无成乎？”曰：“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，禄位甚盛。今欲求之，亦非难，但于本禄耗半，且多屯剥，才获一郡，如何？”俊曰：“所求者名，名得足矣。”客曰：“能行少赂于冥吏，即于此取其同姓者去其名而自书其名，可乎？”俊曰：“几赂可？”曰：“阴钱三万贯。某感恩而以诚告，其钱非某敢取，将遗牒吏。来日午时送可也。”复授俊自注。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公夷简名，俊欲揩之。

客遽曰：“不可，此人禄重，未易动也。”又其下有李温名，客曰：“可矣。”俊乃揩去温字，注俊字。客遽卷而行曰：“无违约。”

既而俊诣祭酒。祭酒未冠，闻俊来，怒目延坐，徐出曰：“吾与主司分深，一言姓名，状头可致。公何躁甚相疑，频频见问，吾岂轻语者耶？”俊再拜对曰：“俊愚于名者，受恩决此一朝。今当呈榜之晨，冒责奉谒。”祭酒曰：“唯唯。”其声甚不平。俊见其责，忧疑愈极，乃变服伺祭酒出，随之到子城东北隅，逢春官怀其榜，将赴中书。祭酒揖问曰：“前言遂否？”春官曰：“诚知获罪，负荆不足以谢。然迫于大权，难副高命。”祭酒自以交春官深，意谓无阻，待俊之怒色甚峻。今乃不成，何面相见，因曰：“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，能立然诺。今君不副然诺，移妄于某，盖以某官闲也。平生交契，今日绝矣。”不揖而行。春官遽追之曰：“迫于豪权，留之不得。窃恃深顾，外于形骸，见责如此，宁得罪于权右耳。请同寻榜，揩名填之。”祭酒开榜，见李公夷简，欲揩。春官急曰：“此人宰相处分，不可去。”指其下李温曰：“可矣。”遂揩去温字，注俊字。及榜出，俊名果在已前所揩处。

其日午时，随众参谢，不及即糕客之约。迨暮将归，道逢糕客。泣示之背曰：“为君所误，得杖矣。牒吏将举勘，某更他祈，共止之。”其背实有重杖者。俊惊谢之。且曰：“当如何？”客曰：“既而勿复道也。来日午时送五

万缙，亦可无追勘之厄。”俊曰：“诺。”及到时焚之，遂不复见。然俊筮仕之后，追劾贬降，不歇于道，才得岳州刺史。未几而终。

生人之穷达，皆自阴鹭，岂虚乎哉。

张 质

张质者，猗氏人。贞元中明经，授亳州临涣尉。到任月余，日初暮，见数人执符来追，其仆亦持马俟于阶下，遂乘马随之，出县门。初黄昏，县吏犹列坐门下，略无起者。质怒曰：“州司暂追，官不遽废，人吏敢无礼如此！”人亦不顾。出数十里，到一柏林，使者曰：“到此宜下马。”遂去马步行，约百余步，入城郭，直北有大府门，门额题曰“地府”。入府，经西有门，题曰“推院”。吏士甚众，门人曰：“临涣尉张质。”遂入。见一美须髯衣绯人，据案而坐，责曰：“为官本合理人，因何曲推事，遣人枉死？”质被掙抢地，叫曰：“质本任解褐到官月余，未尝推事。”又曰：“案牘分明，诉人不远，府命追勘，仍敢诋欺。”取枷枷之。质又曰：“诉人既近，请与相见。”曰：“召冤人来。”有一老人眇目，自西房出，疾视质曰：“此人年少，非推某者。”乃敕录库检猗氏张质，贞元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临涣尉。又检诉状被屈抑事。又牒阴道亳州，其年三月临涣见任尉年名，如已

受替，替人年名，并受上月日。得牒，其年三月见任尉江陵张质，年五十一，贞元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任，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受替。检猗氏张质，年四十七。检状过，判官曰：“名姓偶同，遂不审勘。错行文牒，追扰平人，闻于上司，岂斯容易。本典决于下：改追正身，其张尉任归。”

执符者复引而回，若行高山，坠于岩下，遂如梦觉。乃在柏林中，伏于马项上，雨裊衣，背痛，不能自起。且不知何处，隐隐闻樵歌之声，知其有人，遂大呼救命。樵人来视之，惊曰：“县失官人并马，此莫是乎？”竟来问，质不能对。扶正其身，策以送县。其柏林在县北三十里，官吏大喜，迎焉。

质之马为鬼所取，仆人不知。及乘马出门，门吏虽环坐，为鬼所隐，人亦不见。有顷，家童求质不得，问于邻厅，并云不在。入厩视马，亦不在，而仆夫不觉。访于门吏，吏不见出。其宰惑之，且疑质之初临也，严于吏，吏怨而杀之。是夜坐门者及门人当宿之吏，莫不禁錡。寻求不得者，已七日矣。质归，憩数日，方能言，然神识遂阙。

元和六年，质尉彭城，李生者为之宰，讶其神荡，说奇以导之，质因具言也。

韦 令 公 皋

韦皋初无官，薄游剑外。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，既而恶焉，厌薄之情日露。公郁郁不得志，时入幕廷，与宾朋从游，且掳其愤。张公愈恶，乘间谓公曰：“幕僚无非时彦，延赏尚钦惮之，韦郎无事不必数到。”其见轻也如此。

他日，其妻尤甚悯之，曰：“男儿固有四方志，大丈夫何处不安？今厌贱如此而不知，欢然度日，奇哉！推故舞人，岂公之乐？妾辞家事君子，荒隅一间茅屋，亦君之居；炊菽羹藜，簞食瓢饮，亦君之食，何必忍愧强安，为有血气者所笑？”时公之道未行，自疑其命，尝希乘张之权于仕，一旦悟此身茫然，于是入告张行意。张公遗帛五束，夫人薄之，揣知深意，不敢言，乃私遗二十束。

公将别而行也，自中堂归院，益州女巫适到，见之，问夫人曰：“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？”曰：“韦郎。”曰：“此人极贵，位过丞相远矣。其禄将发，不久亦镇此，宜殊待之。”问其所以，曰：“贵人之行，必有阴吏，相国之侍，一二十人耳，如绿衣郎者，乃百余人。”夫人既悯韦之是行也，其女且嫁之，闻是大喜，遽言于相国。相国怒曰：“闺闼中人无端乃如是。且延赏女已嫁此人，怜

其贫而赠薄，请益则加，奈何假托妖巫以相罔乎？”拗怒，与之帛五束。

是日韦行。月余日，到岐。岐帅以西川之贵婿，延置幕中，奏大理评事。寻以鞫狱平允，加监察。以陇州刺史卒，出知州事。俄而朱泚窥神器，驾幸奉天。兵戈乱起，征镇路绝，辇下军士，衣食将阙，独陇州贡献不绝于道。天子忠之，乃除御史中丞、行在军粮使。既而妖氛廓清，驾还宫阙，乃授兵部尚书、西川节度使。辞相国岁余，代居其位。相国闻之，拔剑将自抉其目，以惩不知人之过。左右执之，久而方解。闻知韦路入朝，盖以轻忽之极，无面目复见。

噫！夫人未遇，其必然乎！非张相之忽悔，不足以戒天下之傲者。

郑虢州驹夫人

弘农令女既笄，将适卢氏。卜吉之日，女巫有来者。李氏之母问曰：“小女今夕适人。卢郎常来，巫当屡见，其人官禄厚薄？”巫曰：“卢郎，非长而髯者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非夫人之子婿也。夫人子婿，中形，且无髯。”夫人大惊曰：“吾女今夕适人，何以非卢生？”曰：“不知其他，卢非子婿之貌。”俄而卢纳采。夫人怒，援巫视之。巫曰：“事在今夕，安敢妄乎？即卢纳其身，非夫人之子

媚也。”其家大怒，共逐焉。

及夕，卢乘轩车来，展亲迎之礼。宾主礼具，解珮约花。卢若惊，奔而出，乘马而遁。众宾追之不及。掌人素有丈夫气，不胜其愤，且恃其女之容也，邀客皆坐，呼女出拜。其貌之丽，天然罕敌，指曰：“此女岂惊人乎？今若不出，人以为兽形也。”众莫不嗟愤。掌人曰：“此女已奉见，众宾中有能聘者，愿赴今夕！”时有郑驹，为卢之宾相，在坐，起曰：“愿事门馆！”于是奉书择相，登车成礼。巫言之貌宛然，乃知巫之有知也。

后数年，郑仕于京，逢卢，问其走状。卢曰：“两眼赤，且大如盏，牙长数寸，出于口两角，得无惊奔乎？”郑素与卢善，乃出其妻以示之。卢大惭而退。乃知结褵之亲，命固前定，不可苟求。乃验巫言有征矣。

薛 伟

薛伟者，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县主簿，与丞邹滂、尉雷济、裴寮同时。其秋，伟病七日，忽奄然若往者，连呼不应，而心头微暖，家人不忍即殓，环而伺之。经二十日，忽长吁起坐，谓家人曰：“吾不知人间几日矣？”曰：“二十日矣。”“与我覩群官，方食鲙否？言吾已苏矣。甚有奇事，请诸公罢箸来听也。”仆人走视群官，实欲食鲙，遂以告。皆停飧而来。伟曰：“诸公敕司户仆张粥求鱼

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又问弼曰：“渔人赵幹藏巨鲤，以小者应命。汝于苇间得藏者，携之而来。方入县也，司户吏坐门东，纠曹吏坐门西，方弈棋。入及阶，邹、雷方博，裴啖桃实。弼言幹之藏巨鱼也，曰：‘五鞭之。’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煞之，皆然乎？”递相问，诚然。众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向杀之鲤，我也。”

众骇曰：“愿闻其说。”曰：“吾初疾困，为热所逼，殆不可堪。忽闷，忘其疾，恶热求凉，策杖而去，不知其梦也。既出郭，其心欣欣然，若笼禽槛兽之得逸，莫我如也。渐入山。山行益闷，遂下游于江畔。见江潭深净，秋色可爱；轻涟不动，镜涵远虚。忽有思浴意，遂脱衣于岸，跳身便入，自幼狎水，成人已来，绝不复戏，遇此纵适，实契宿心。且曰：‘人浮不如鱼快也，安得摄鱼而健游乎？’旁有一鱼曰：‘顾足下不愿耳；正授亦易，何况求摄。当为足下图之。’决然而去。未顷，有鱼头人长数尺，骑鲛来导，从数十鱼，宣河伯诏曰：‘城居水游，浮沉异道，苟非其好，则昧通波。薛主簿意尚浮深，迹思闲旷。乐浩汗之域，放怀清江；厌嶮嶮之情，投簪幻世。暂从鳞化，非遽成身。可权充东潭赤鲤。呜呼！恃长波而倾舟，得罪于晦；昧纤钩而贪饵，见伤于明。无惑失身，以羞其党。尔其勉之。’听而自顾，即已鱼服矣。于是放身而游，意往斯到。波上潭底，莫不从容。三江五湖，腾跃将遍。然配留东潭，每暮必复。

“俄而饥甚，求食不得，循舟而行，忽见赵幹垂钓，其饵芳香，心亦知戒，不觉近口。曰：‘我人也，暂时为鱼，不能求食，乃吞其钩乎？’舍之而去。有顷，饥益甚。思曰：‘我是官人，戏而鱼腹。纵吞其钩，赵幹岂煞我？固当送我归县耳。’遂吞之。赵幹收纶以出。幹手之将及也，伟连呼之。幹不听，而以绳贯我腮，乃系于苇间。既而张弼来，曰：‘裴少府买鱼，须大者。’幹曰：‘未得大鱼，有小者十余斤。’弼曰：‘奉命取大鱼，安用小者。’乃自于苇间寻得伟而提之。又谓弼曰：‘我是汝县主簿，化形为鱼游江，何得不拜我？’弼不听，提之而行。骂之不已，弼终不顾。入县门，见县吏坐者弈棋，皆大声呼之，略无应者。唯笑曰：‘可畏鱼，直三四斤余。’既而入阶，邹、雷方博，裴啖桃实，皆喜鱼大，促命付厨。弼言幹之藏巨鱼，以小者应命。裴怒鞭之。我叫诸公曰：‘我是公同官，今而见擒，竟不相舍，促杀之，仁乎哉？’大叫而泣。三君不顾，而付鲙手。王士良者，方持刃，喜而投我于几上。我又叫曰：‘王士良，汝是我之常使鲙手也，因何杀我？何不执我白于官人？’士良若不闻者，按吾颈于砧上而斩之。彼头适落，此亦醒悟。遂奉召尔。”

诸公莫不大惊，心生爱忍。然赵幹之获，张弼之提，县司之弈吏，三君之临阶，王士良之将杀，皆见其口动，实无闻焉。于是三君并投鲙，终身不食。伟自此平愈，后累迁华阳丞，乃卒。

续玄怪录卷三

苏 州 客

洛阳刘贯词，大历中求丐于苏州，逢蔡霞秀才者，精彩隽爽之极。一相见，意颇勤勤，以兄呼贯词。既而，携羊酒来宴。酒阑，曰：“兄今泛浮江湖间，何为乎？”曰：“求丐耳。”霞曰：“有所抵耶？泛行郡国耶？”曰：“蓬行耳。”霞曰：“然则几获而止？”曰：“十万。”霞曰：“蓬行而望十万，乃无翼而思飞者也；设令必得，亦废数月。霞居洛中，左右亦不贫，以他故避地，音问久绝，意有所托，祈兄为回，途中之费，蓬游之望，不擲日月而得，如何？”曰：“固所愿耳。”霞于是遗钱十万，授书一缄，白曰：“逆旅中遽蒙周念，既无形迹，辄露心诚。霞家长鳞虫，宅渭桥下。合眼叩桥柱，当有应者，必邀入宅。娘奉见时，必请与霞小妹相见。既为兄弟，情不合疏，书中亦令渠出拜。渠虽年幼，性颇聪惠，使渠助为掌人，百缗之赠，渠当必诺。”贯词遂归。

到渭桥下，一潭泓澄，何计自达。久之，以为龙神

不当我欺，试合眼叩之，忽有一人应。因视之，则失桥及潭矣。有朱门甲第，楼阁参差，有紫衣仆拱立于前，而问其意。贯词曰：“来自吴郡，郎君有书。”问者执书以入，顷而复出曰：“太夫人奉屈。”遂入厅中，见太夫人者，年四十余，衣服皆紫，容貌可爱。贯词拜之，太夫人答拜，且谢曰：“儿子远游，久绝音耗，劳君惠顾，数千里达书。渠少失意上官，其恨未减。一从遁去，三岁寂然。非君特来，愁绪犹积。”言讫，命坐。贯词曰：“郎君约为兄弟，小娘子即贯词妹也，亦当相见。”夫人曰：“儿子书中亦言。渠略梳头，即出奉见。”

俄有青衣曰：“小娘子来。”年可十五六，容色绝代，辩惠过人，既拜，坐于母下。遂命饮馔，亦甚精洁。方对食，太夫人忽眼赤，直视贯词。女急曰：“哥哥凭来，宜且礼待，况令消患，不可动摇。”因曰：“书中以兄处分，令以百缗奉赠，既难独举，须使轻贄，今奉一器，其价相当，可乎？”贯词曰：“已为兄弟，寄一书札，岂宜受其赐。”太夫人曰：“郎君贫游，儿子备述，今副其诺，不可推辞。”贯词谢之，因命取镇国碗来。又进食。未见，太夫人复瞪视，眼赤，口两角涎下。女急掩其口，曰：“哥哥深诚托人，不宜如此。”乃曰：“娘年高，风疾发动，祇对不得，兄宜且出。”女若惧者，遣青衣持碗，自随而授贯词曰：“此罽宾国碗，其国以镇灾病。唐人得之，固无所用，得钱十万即货之，其下勿鬻。某缘娘疾，须侍

左右，不遂从容。”再拜而入。

贯词持碗而行，数步，回顾碧潭危桥，宛似初到。下视手中器，乃一黄色铜碗也。其价只三五铤矣，大以为龙妹之妄也。执鬻于市，有酬七百八百者，亦有酬五百者。念龙神贵信，不当欺人，日日持行于市。及岁余，西市店忽有胡客周视之，大喜，问其价。贯词曰：“二百缗。”客曰：“物宜所直，何止二百缗。但非中国之宝，有之何益，百缗可乎？”贯词以初约只尔，不复广求，遂许之。

交受，客曰：“此乃罽宾国镇国碗也。在，其国大穰，人民忠孝。比碗失来，其国大荒，兵戈乱起。吾闻龙子所窃，已近四年，其君方以国中半年之赋召赎，君何以致之？”贯词具告其实。客曰：“罽宾守龙上诉，当追寻次，此霞所以避地也。阴冥吏严，不得陈首，藉君为邮送之耳。殷勤见妹者，非固亲也。虑老龙之囓，或欲相啖，以其妹卫君耳。此碗既去，渠亦当来，亦销患之道也。五十日后，漕洛波腾，灏灏竟日，是霞归之候也。”曰：“何以五十日然后归？”客曰：“吾携过岭，方敢来复。”贯词记之。及期往视，诚然矣。

张 庾

张庾举进士，元和十二年，居长安升道里南街。十一月八日夜，仆夫他宿，独庾在月下，忽闻异香氛馥，惊

惶之次，俄闻行步之声渐近。庾履履听之。数青衣，年十八九，艳美无敌，推开庾门曰：“步月逐胜，不必乐游原，只此院小台藤架，可以乐矣。”遂引少女七八人，容色皆艳，绝代莫比；衣服华丽，首饰珍光，宛若公王节制家。庾侧身走入堂前，垂帘望之。诸女徐行，直诣藤下。须臾，陈设华丽，床榻并列，雕盘、玉樽、杯、杓皆奇物。八人环坐，青衣执乐者十人，执板立者二人，左右侍立者十八。丝管方动，坐上一人曰：“不告掌人，遂欲张乐，得无慢易乎？既是衣冠，且非异类，邀来同欢，亦甚不恶。”因命一青衣传语曰：“姊妹步月，偶入贵院，酒肉丝竹、辄以自随，秀才能暂出作掌人否？夜深，计已脱冠，纱巾而来，可称疏野。”庾闻青衣受命，畏其来也，乃闭门拒之。

传词者叩门而呼，庾不应；推门，门复闭，遂走复命。一女曰：“吾辈同欢，人不敢望，既入其家门，不召亦合来谒。闭门塞户，羞见吾徒，呼既不应，何须更召。”于是一人执樽，一人纠司。酒既巡行，丝竹合奏，肴饌芳珍，音曲清亮，权贵之极，不可名言。庾自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，绝无人住。谓是坊中出来，则坊门已闭。若非妖狐，乃是鬼物。今吾尚未惑，可以逐之；少顷见迷，何能自悟。于是潜取支床石，徐开门突出，望席而击，正中台盘。众起纷纭，各执而去。庾逐之，夺得一盏，遽以衣裹之。及明解视，乃一白角盏。盏中之奇，不是过

也。院中香气，数日不歇。其盞锁于柜中，亲朋来者，莫不传视。竟不能辨其所自。后十余日，转观之次，忽堕地，遂不复见。庾明年春，进士上第焉。

奚 玉 妻

进士王胜、盖夷，元和中求荐于同州。其时客多，宾馆颇溢，二人闻郡功曹王翥私第空闲，借其西廊，以俟郡试。既而他室皆有人，唯正堂以小绳系门，自牖而窥其厢，独床上有褐衾，床北有被笼，此外空然，更无他有。问其邻，曰：“处士奚三郎玉居也。”二客以西厢为窄，思与同居，甚喜其无姬仆也。迨暮，奚处士者，一驴一仆，乘醉而来。夷、胜前谒，且曰：“胜求解于此，所得西廊亦甚窄，君子既无姬仆，又是方外之人，愿略同此堂，以俟郡试。”玉固辞，接对之色甚傲。夷、胜衔之。

夜深将寝，忽闻异香；惊起寻之，则见堂中垂帘帷，喧然语笑。于是夷、胜突入，其堂中屏帷四合，奇香扑入，雕盘珍膳，不可名状。有一女，年可十八九，妖丽无比，与奚三对食。侍婢十余人，亦皆端妙，银炉煮茗方熟。坐者起，入西厢帷中，侍婢悉入，曰：“是何儿郎，突冲人家。”奚三者面色如土，端坐不语。夷、胜无以致辞，啜茗而出。既下阶，闻其闭户之声，乃复听之，闻

曰：“风狂儿郎，因何共止？古人所以卜邻者，岂虚言哉！致相突乃如此，岂非君率易也？”窦辞以非己之居，难拒异客，必虑轻侮，岂无他宅。因复欢笑。

及明，往覘之，尽复其故。窦三者独偃于褐衾中，拭目方起。夷、胜召诘之，不对。夷、胜曰：“君昼为布衣，夜会公族，非习妖幻，何以致之丽人？不言其实，当即告郡。”窦曰：“此固秘事，言亦无妨。比者，玉薄游太原，晚发冷泉，将宿于孝义县。阴晦失道，夜投入庄，问其掌，庄仆曰：‘汾州崔司马庄也。’令人告焉，出曰：‘延入。’崔司马年可五十余，衣绯，仪貌可爱。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，诘其中外，自言其族乃玉亲，重表丈也。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，恨不知其官位。慰问殷勤，情礼优重。因令报其妻曰：‘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也，是吾之重表侄。夫人亦是丈母，可见之。从宦异方，亲戚离阻，不因行李，岂得相逢。请即梳头相见。’少顷，一青衣曰：‘屈三郎子入。’其中堂陈设之盛，若王侯之居。盘饌珍华，味穷海陆。既食，丈人曰：‘君今此游，将何所求？’曰：‘求举资耳。’曰：‘家在何郡？’曰：‘海内无家，萍蓬之士也。’丈人曰：‘君生涯如此，身事落然，蓬游无抵，徒劳往复。丈人有女，年近长成，今便令奉事，衣食之给，不求于人，可乎？’玉起拜曰：‘孤客无家，才能素薄，忽蒙采顾，何副眷怜。但虑庸虚，敢不承命。’夫人喜曰：‘今夕甚佳，又有牢饌。亲戚中

配属，何必广召宾客。吉礼既具，便取今夕。’于是言谢讫，复坐，又进食。食毕，揖玉退于西厅，具浴。浴讫，授衣一袭，巾栉一幘。引相者三人来，皆聪明之士。一人姓王，称郡法曹；一人姓裴，称户曹；一人姓韦，称郡督邮，相揖而坐。俄而礼舆、香车皆具，华烛前引，自西厅至中门，展亲御之礼。因又绕庄一周，自南门入，及中堂，堂中帷帐已满。成礼讫，初三更。

“其妻告玉曰：‘此非人间，乃神道也。所言汾州，阴道汾州，非人间也。相者数子，无非冥官。妾与君宿缘，合为夫妇，故得相遇。人神路殊，不可久住，君宜即去。’玉曰：‘人神既殊，安得配属？已为夫妇，便合相从。信誓之诚，言犹在耳。一夕而别，何太惊人。’妻曰：‘妾身奉君，固无远迩。但君生人，不合久居于此。君速命驾，入辞而行。常令君篋中有绢百匹，用尽复满，数万减焉。所到必求静室独居，少以存想，随念即至。十年之外，可以同行，今且昼别宵会尔。’玉入辞，丈人曰：‘明晦虽殊，人神无二。小女子得奉巾栉，盖是宿缘。勿谓异类，遂猜薄之。亦不可唱言于人，公法讯问，言亦无妨。’言讫，得绢百匹而别。自是每夜独宿，思之则来，供帐、饌具，悉其携也。若此者，五年矣。”

夷、胜开其篋，果有绢百匹。因各赠三十匹，求其秘之。言讫遁去，不知所在焉。

房杜二相国

房相国玄龄、杜相国如晦微时，尝自周偕之秦，宿敷水店，适有酒肉，夜深对食。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，若有所请，乃各以一炙置手中。有顷，复出若掬，又各斟酒与之，遂不复见。食讫，背灯就寝。

至二更，闻街中有高声呼“王文晟”者，连呼不已。忽闻一人应于灯下，呼者乃曰：“正东二十里，村人有筵神者，酒食甚丰，汝能去否？”对曰：“吾已醉饱于酒肉，有公事去不得，劳君相召。”呼者曰：“汝终日饥困，何有酒肉？本非吏人，安得公事？何妄语也。”对曰：“吾被界吏差直二相，蒙赐酒肉，故不得去。若常时闻命，即子行吾走耳。”呼者谢而去。二君共喜，识之。竟同入凤城，诏为名相焉。

钱 方 义

殿中侍御史钱方义，故华州刺史、礼部尚书徽之子。宝历初，独居长乐第。夜如厕，童仆无从者，忽见蓬头青衣者长数尺，来逼。方义初惧，欲走入，以鬼神之来，走亦何益，乃强谓曰：“君非郭登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与君殊路，何必相见。常闻人之见君，莫不致死。岂方

义命当死而见耶？将以君故相害耶？方义家居华州，女兄依佛者亦在此，一旦溘死君手，命不敢惜，顾人弟之情不足，能相容面辞乎？”蓬头者复曰：“登非害人，出亦有限。人之见者，正气不胜，自致夭横，非登煞之。然有心曲，欲以托人，以此久不敢出。惟贵人福禄无疆，正气充溢，见亦无患，故敢出相求耳。”方义曰：“何求？”对曰：“登久任此职，积效当迁，但以福薄，须得人助。贵人能为写金字《金刚经》一卷，一心表白，回付与登，即登之职，遂乃小转。必有厚报，不敢虚言。”方义曰：“诺。”蓬头者又曰：“登以阴气侵阳，贵人虽福力正强，不成疾病，亦当有少不安。宜急服生犀角、生玳瑁，麝香塞鼻，则无苦矣。”方义到中堂，闷绝欲倒，遽服麝香等，并塞鼻。尚书门人王直温者，居同里，久于江岭从事，飞书求得生犀角，又服之，良久方定。明旦，召经工，令写金字《金刚经》三卷，贵酬其直，令早毕工。功毕，饭僧，赞叹，回付郭登。

后月余，归同州别墅，下马方憩，丈人有姓裴者，家寄鄂渚，别已十年，忽自门入，径到阶下。方义遽拜之，丈人曰：“有客，且出门。”遂前示，方义从之。及门，失丈人矣。见一紫袍牙笏，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于门外，俯视其貌，乃郭登也。敛笏前拜曰：“弊职当迁，只销《金刚经》一卷，贵人仁念，特致三卷。今功德极多，超转数等，职位崇重，爵为贵豪，无非贵人之力。虽职已

骤迁，其厨仍旧。顷者当任，实如鲍肆之人，今既别司，复求就食，方知前苦殆不可堪。贵人慈察，更为转《金刚经》七遍，即改厨矣。终身铭德，何时敢忘。”方义曰：“诺。”因问：“丈人安在？”曰：“贤丈江夏寝疾，今夕方困，神道可求人，非其亲人，不可自诣，适已先归耳。”又曰：“厕神每月六日、十六、二十六日，例当出巡。此日，人逢必致灾难，人见即死，见人即病。前者八座抱疾三旬，盖缘登巡毕将归，瞥见半面耳。亲戚之中，须宜相避。”又曰：“幽冥吏人，薄福者众，无所得食，率常受饿，必能推食泛祭一切鬼神，此心不忘，咸见斯众，暗中陈力，必救灾厄。”方义曰：“晦明路殊，偶得相遇，每一奉见，数日不平。意欲所言，幸于梦寐。转经之请，天晓为期。”唯唯而去。及明，因召所敬僧念《金刚经》四十九遍；又明，祝付与郭登。功毕，梦曰：“本请一七，数又六之，累计其功，食天厨矣。贵人有难，当先奉白，不尔，不敢来黠也。泛祭之请，记无忘焉。”

复言顷亦闻之，未详其实。大和二年秋，与方义从兄及河南兄不旬，求岐州之荐。道途授馆，日夕同之，宵话奇言，故及斯事，故得以备书焉。

续玄怪录卷四

张 逢

南阳张逢，贞元末薄游岭表，行次福州福唐县横山店。时初霁，日将暮，山色鲜媚，烟岚蔼然。策杖寻胜，不觉极远。忽有一段细草，纵广百余步，碧鲜可爱。其旁有一小树，遂脱衣挂树，以杖倚之，投身草上，左右翻转，既而酣甚，若兽蹶然；意足而起，其身已成虎也。文彩烂然，自视其爪牙之利，胸膈之力，天下无敌。遂腾跃而起，超山越壑，其疾如电。

夜久颇饥，因傍村落徐行，犬彘驹犊之辈，悉无可取。意中恍惚，自谓：“当得福州郑录事。”乃傍道潜伏。未几，有人自南行，若候吏迎郑纠者。见人问曰：“福州郑录事名璠，计程宿前店，见说何时发？”来人曰：“吾之出掌人也，闻其饰装，到亦非久。”候吏曰：“只一人来，且复有同行者？吾当迎拜时，虑其误也。”曰：“三人之中，惨绿者是。”其时逢方伺之，而彼详问，若为逢而问者。逢既知之，攒身以俟之。俄而郑纠到，导从甚

众，衣惨绿，甚肥，巍巍而来。适到逢前，遂蹴衔之，走而上山。时天未晓，人莫敢逐，得恣食之，残其肠发耳。行于山林，单然无侣，乃忽思曰：“我本人也，何乐为虎，自囚于深山？盍求初化之地而复耶？”乃步步寻之，日暮，方到其所，衣服犹挂，杖亦倚树，碧草依然，翻复转身于其上，意足而起，即复人形矣。于是衣衣策杖而归。昨往今来，一复时矣。

初，其仆夫惊其失逢也，访之于邻，或云，策杖登山。多歧寻之，杳无行处。及其来也，惊喜，问其故。逢给之曰：“偶寻山泉，到一山院，共谈释教，不觉移时。”仆夫曰：“今旦侧近有虎，食福州郑录事，求余不得。山林故多猛兽，不易独行。郎之未回，忧负亦极。且喜平安无他。”逢遂行。

元和六年，旅次淮阳，舍于公馆。馆吏宴客，坐客有为令者，曰：“巡若到，各言己之奇事，事不奇者，罚。”巡到逢。逢言横山之事。末坐有进士郑遐者，乃郑纠之子也。怒目而起，持刀将杀逢，言复父仇。众共隔之，遐怒不已，遂白郡将。于是送遐淮南，敕津吏勿复渡。逢西迈，具改姓名，以避遐。议曰：“闻父之仇，不可以不报。然此仇非故煞。必使煞逢，遐亦当坐。”遂遁去而不复其仇也。

吁，亦可谓异矣！

定 婚 店

杜陵韦固，少孤，思早娶妇，多歧求婚，必无成而罢。元和二年，将游清河，旅次宋城南店。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。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。固以求之意切，旦往焉，斜月尚明。有老人倚布囊，坐于阶上，向月检书。固步覘之，不识其字；既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，又非梵书。因问曰：“老父所寻者何书？固少小苦学，世间之字，自谓无不识者。西国梵字，亦能读之，唯此书目所未覩，如何？”老人笑曰：“此非世间书，君因何得见？”固曰：“非世间书则何也？”曰：“幽冥之书。”固曰：“幽冥之人，何以到此？”曰：“君行自早，非某不当来也。凡幽吏皆掌生人之事，掌人可不行冥中乎？今道途之行，人鬼各半，自不辨尔。”固曰：“然则君又何掌？”曰：“天下之婚牍耳。”固喜曰：“固少孤，常愿早娶，以广胤嗣。尔来十年，多方求之，竟不遂意。今者，人有期此，与议潘司马女，可以成乎？”曰：“未也。命苟未合，虽降衣纓而求屠博，尚不可得，况郡佐乎？君之妇，适三岁矣。年十七，当入君门。”因问：“囊中何物？”曰：“赤绳子耳。以系夫妻之足。及其生，则潜用相系，虽仇敌之家，贵贱悬隔，天涯从宦，吴楚异乡，此绳一系，终不可逭。君之脚，已系于彼矣。他

求何益？”曰：“固妻安在？其家何为？”曰：“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。”固曰：“可见乎？”曰：“陈尝抱来，鬻菜于市。能随我行，当即示君。”

及明，所期不至。老人卷书揭囊而行。固逐之，入菜市。有眇姬，抱三岁女来，弊陋亦甚。老人指曰：“此君之妻也。”固怒曰：“杀之可乎？”老人曰：“此人命当食天禄，因子而食邑，庸可杀乎？”老人遂隐。固骂曰：“老鬼妖妄如此！吾士大夫之家，娶妇必敌。苟不能娶，即声伎之美者，或援立之，奈何婚眇姬之陋女？”磨一小刀子，付其奴曰：“汝素干事，能为我杀彼女，赐汝万钱。”奴曰：“诺。”明日，袖刀入菜行中，于众中刺之而走。一市纷扰，固与奴奔走获免。问奴曰：“所刺中否？”曰：“初刺其心，不幸才中眉间。”尔后固屡求婚，终无所遂。

又十四年，以父荫参相州军。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，专鞠词狱，以为能，因妻以其女，可年十六七，容色华丽。固称惬之极。然其眉间，常帖一花子，虽沐浴寝处，未尝暂去。岁余，固讶之，忽忆昔日奴刀中眉间之说，因逼问之。妻潜然曰：“妾郡守之犹子也，非其女也。畴昔父曾宰宋城，终其官。时妾在襁褓，母兄次没，唯一庄，在宋城南，与乳母陈氏居，去店近，鬻蔬以给朝夕。陈氏怜小，不忍暂弃。三岁时，抱行市中，为狂贼所刺，刀痕尚在，故以花子覆之。七八年前，叔从事卢龙，遂得在左右，仁念以为女嫁君耳。”固曰：“陈氏眇乎？”曰：

“然。何以知之？”固曰：“所刺者固也。”乃曰：“奇也！命也！”因尽言之，相敬愈极。后生男鯤，为雁门太守，封太原郡太夫人。乃知阴鹭之定，不可变也。

宋城宰闻之，题其店曰“定婚店”。

叶 令 女

汝州叶县令卢造者，有女幼，大历中，许邑客郑楚曰：“及长，以嫁君之子元方。”楚拜之。俄而楚录潭州军事，造亦辞官寓叶。后楚卒，元方护丧居江陵。数年间，音问两绝，县令韦计为子娶焉。

其吉晨，元方适到，会武昌戍边兵亦止其县，县隘，天雨甚，元方无所容，径往县东十二里佛舍。舍西北隅有若小兽号鸣者，出火视之，乃三虎子，目犹未开。以其小，未能害人，且不忍投于雨中，闭门坚拒而已。约三更初，虎来触其门，不得入，其西有窗，亦甚坚。虎怒搏之，棖折，陷头于中，为左右所辖，进退不得，元方取佛塔砖击之，虎吼怒拿攫，终莫能去。连击之，俄顷而毙。

既而闻门外若女人呻吟，气甚困劣。徐问曰：“门外呻吟者，人耶？鬼耶？”曰：“人也。”曰：“何以到此？”曰：“妾前卢令女也。今夕将适韦氏，亲迎，方登车，为虎所执，负荷而来投此。今即无损，而甚畏其复来，能

相救乎？”元方奇之，执烛出视，真衣纓也，年十七八，礼服俨然，泥水皆澈。既扶入，复固其门，拾佛塔毁象以继其明。女曰：“此何处也？”曰：“县东佛舍耳。”元方言姓名，且话旧诺。女亦能记之，曰：“妾父曾许妻君，一旦以君之绝耗也，将嫁韦氏。天命难改，虎送归君。庄去此甚近，君能送归，请绝韦氏而奉巾栉。”

及明而送归。其家以虎攫而去，方坐且制服礼，见其来，喜若天降。元方致虎于县，具言其事，县宰异之，以卢氏归于郑焉。当时闻者莫不叹异之。

驴 言

长安张高者，转货于市，资累巨万，有一驴，育之久矣。元和十二年秋八月，高死。死十三日，妻命其子张和乘往近郊，营饭僧之具。出里门，驴不复行，击之即卧。乘而鞭之，驴忽顾和曰：“汝何击我？”和曰：“吾家用钱二万以致汝，汝不行，安得不击也？”然甚惊。驴又曰：“钱二万！不说父骑我二十余年？吾今告汝：人道、兽道之倚伏，若车轮然，未始有定。吾前生负汝父力，故为驴酬之。无何，汝饲吾丰。昨夜，汝父就吾算，侵汝钱一缗半矣。汝父当骑我，我固不辞；吾不负汝，汝不当骑我。汝强骑我，我亦骑汝。汝我交骑，何劫能止？以吾之肌肤，不啻直二万钱也，只负汝一缗半，出门货

之，人酬亦尔。然而无的取者，以他人不负吾钱也。馱行王胡子负吾二缗，吾不负其力，取其缗半还汝，半缗充口食，以终驴限耳。”

和牵归以告其母。母泣曰：“郎骑汝年深，固甚劳苦。缗半钱何足惜，将舍债丰秣而长生乎？”驴摆头。又曰：“卖而取钱乎？”乃点头。遽令货之，人酬不过缗半，且无敢取者。牵入西市馱行，逢一人，长而胡者，乃与缗半易之。问其姓，曰：“王。”自是连雨数日乃晴，和往覘之，驴已死矣，王竟不得骑。又不负之验也。

和东邻有右金吾郎将张达，其妻，李之出也。余尝造焉，云见驴言之夕，遂闻其事，且以戒欺暗者，故备书之。

木工蔡荣

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，自幼信神祇。每食，必分置于地，潜祝土地。自总角至于不惑，未尝暂忘也。

元和二年春，卧疾六七日。方暮，有武吏走来，谓其母曰：“蔡荣衣服、器物速藏之，勿使人见。仍速作妇人装梳，覆以妇人之服。有人来问，必给之曰：‘出矣。’求其处，则亦意对，勿令知所在也。”言讫走去。妻、母不测其故，遽藏器物，装梳才毕，有将军乘马，从十余人，执弓矢，直入堂中，曰：“蔡荣在否？”其母惊惶曰：

“不在。”曰：“何往？”对曰：“荣醉归，怠于其业，老妇怒而笞之。荣或潜去，不知何在，月余日矣。”将军遣吏入搜，搜者出曰：“房中无丈夫，亦无器物。”将军连呼地界，教藏者出曰：“诺。”责曰：“蔡荣出行，岂不知处？”对曰：“怒而去，不告所由。”将军曰：“王后殿倾，须此巧匠，期限向尽，何人堪替？”对曰：“梁城乡叶幹者，巧于蔡荣，计其年限，正当追役。”将军者走马而去。有顷，教藏者复来曰：“某，地界所由也。以蔡荣每食必相召，故报恩耳。”然莫不惊之。计即平愈，遂去。母视荣，即汗洽矣。自此疾愈。俄闻梁城乡叶幹者暴卒。幹妻乃荣母之犹子也。审其死者，正当荣服雌服之时。

有李复者，从母夫杨曙为中牟团户于三异乡，遍闻其说，召荣母问之，回以相告。泛祭之见德者，岂其然乎？

梁 革

金吾骑曹梁革，得和扁之术者也。大和初为宛陵巡官。按察使于公敖有青衣美色而艳者，曰莲子，念之甚厚。一旦以笑语获罪，斥出货焉。市吏定直曰七百缗，从事御史崔少者闻而召焉。命革诊其脉。革诊其臂曰：“二十春无疾佳人也。”公喜留之，送其直于公。公以常深念也，偶怒而逐之，售于不识者斯已矣；闻崔公宠之也，

不悦之意形于颜色。然业已去之，难复召矣，常贮于怀。

未一年，莲子暴死。革方有外邮之事，回及城门，逢柩车，崔人有执紼者，问其所葬，曰：“莲子也。”呼载归，而奔告崔曰：“莲子非死，盖尸蹶耳。向者革入郭，遇其柩，载归而请往苏之。”崔怒革之初言，悲莲子之遽夭，勃然曰：“匹夫也，妄惑诸侯，遂齿髻裾之列。谓二十春无疾者，一年而死。今既葬矣，召柩而归，脱不能生，何以相见？阶前数步之内，知公何有？”革曰：“此固非死而尸蹶耳，千年而一，苟不能生之，是革术不神于天下，何如就死以谢过言。”乃辞，往崔第破棺出之。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，凿去一齿，以药一刀圭于口中，衣以单衣，卧空床上，以练素缚其手足，有微火于床下。曰：“此火衰，莲子生矣。”且戒其徒：“煮葱粥伺焉。其气通，若狂者，慎勿令起；逡巡自定，定而困，困即解其缚，以葱粥嚙之，遂活矣。正狂令起，非吾之所知也。”言竟，复入府谓崔曰：“莲子即生矣。”崔大释其怒，留坐厅事。

俄而莲子起坐言笑。界吏报于公，公飞牒于崔：“莲子复生，乃何术也？”与革偕归，入门则莲子来迎矣。于公大奇之。且夫莲子事崔也，非素意，因劝以与革。崔亦恶其无齿，又重于公，遂与。革得之，以神药傅齿，未逾月而齿生如故。大和壬子岁，调授金吾骑曹，与莲子偕在辇下。

其年秋，友人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郎，日与相闻，故熟其事而言之，命余纂录耳。

李卫公靖行雨

卫国公李靖微时，常射猎霍山中，寓食山村。村翁奇其为人，每丰馈焉，岁久益厚。忽遇群鹿，乃逐之，会暮，欲舍之不能。俄而阴晦迷路，茫然不知所归，怅怅而行，困闷益极，乃极目有灯光，因驰赴焉。

既至，乃朱门大第，墙宇甚峻。叩门久之。一人出问。公告其迷，且请寓宿。人曰：“郎君皆已出，惟太夫人在，宿应不可。”公曰：“试为咨白。”乃入告而出曰：“夫人初欲不许，且以阴黑，客又言迷，不可不作主人。”遂入厅中。有顷，一青衣出曰：“夫人来。”年可五十余，青裙素襦，神气清雅，宛若士大夫家。公前拜之，夫人答拜，曰：“儿子皆不在，不合奉留。今天色阴晦，归路又迷，此若不容，遣将何适。然此乃山野之居，儿子往还，或夜到而喧，勿以为惧。”公曰：“不敢。”既而命食。食颇鲜美，然多鱼。食毕，夫人入宅，二青衣送床席褥褥，衾被香洁，皆极铺陈，闭户，系之而去。

公独念山野之外，夜到而闹者，何物也？惧不敢寝，端坐听之。夜将半，闻扣门声甚急，又闻一人应之，曰：“天符，报大郎子当行雨，周此山七百里，五更须足，无

慢滞！无暴伤！”应者受符入呈。闻夫人曰：“儿子二人未归。行雨符到，固辞不可，违时见责。纵使报之，亦已晚矣。童仆无任专之理，当如之何？”一小青衣曰：“适观厅中客，非常人也，盍请乎？”夫人喜。因自扣厅门曰：“郎觉否？请暂出相见。”公曰：“诺。”遂下阶见之。夫人曰：“此非人宅，乃龙宫也。妾长男赴东海婚礼，小男送妹。适奉天符，次当行雨。计两处云程，合逾万里，报之不及，求代又难，辄欲奉烦顷刻间，如何？”公曰：“靖俗客，非乘云者，奈何能行雨？有方可教，即唯命耳。”夫人曰：“苟从吾言，无有不可也。”遂敕黄头鞮青骢马来。又命取雨器，乃一小瓶子，系于鞍前。诫曰：“郎乘马，无勒衔勒，信其行，马蹏地嘶鸣，即取瓶中水一滴，滴马鬃上，慎勿多也。”于是上马，腾腾而行，其足渐高，但讶其稳疾，不自知其云上也。风急如箭，雷霆起于步下。于是随所蹏，辄滴之。既而电掣云开，下见所憩村，思曰：“吾扰此村多矣，方德其人，计无以报。其久旱，苗稼将悴，而雨在我手，宁复惜之？”顾一滴不足濡，乃连下二十滴。俄顷雨毕，骑马复归。

夫人者泣于厅曰：“何相误之甚。本约一滴，何私感而二十之。天此一滴，乃地上一尺雨也。此村夜半，平地水深二丈，岂复有人？妾已受谴，杖八十矣。”袒视其背，血痕满焉。“儿子并连坐，如何？”公惭怖，不知所对，夫人复曰：“郎君世间人，不识云雨之变，诚不敢恨。

即恐龙师来寻，有所惊恐，宜速去此。然而劳烦未有以报。山居无物，有二奴奉赠，总取亦可，取一亦可，唯意所择。”于是命二奴出来。一奴从东廊出，仪貌和悦，怡怡然；一奴从西廊出，愤气勃然，拗怒而立。公曰：“我猎徒，以斗猛为事，一旦取奴而取悦者，人以我为怯乎？”因曰：“两人皆取则不敢。夫人既赐，欲取怒者。”夫人微笑曰：“郎之所欲乃尔。”遂揖与别，奴亦随去。出门数步，回望失宅。顾问其奴，亦不见矣。独寻路而归。及明，望其村。水已极目，大树或露梢而已，不复有人。其后竟以兵权静寇难，功盖天下，而终不及于相，岂非悦奴之不得乎？

世言：“关东出相，关西出将。”岂东西二喻耶？所以言奴者，亦臣下之象。向使二奴皆取，即位极将相矣。